

毛南族传统服饰：一针一梭里的民族记忆与文化密码

在桂西北的群山之间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“三南”地区（上南、中南、下南），孕育着毛南族这一古老而独特的民族。作为广西土著少数民族，毛南族约在明代形成共同体，其传统服饰从清末民初延续至 21 世纪初期，既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产物，也是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的鲜活载体。如今，这些缀满蓝靛光泽、织入花鸟纹样的服饰，正静静诉说着毛南人的生活智慧与精神信仰。

一、服饰形制：简约素雅中的地域印记

毛南族传统服饰的主服深受满汉主流文化影响，又贴合山地劳作需求，呈现出“上衣下裤、短衣窄袖、大襟盘扣、崇青尚蓝”的鲜明特征，民间习惯统称为“唐装”。其服色以青、蓝为主，忌黄、白，暗含对自然与生活的朴素认知。

（一）男装：实用至上的劳作风格

清末民初的男装以“琵琶襟右衽上衣”为代表，因衣襟走向形似琵琶轮廓而得名。上衣由 5 片蓝靛土布拼接而成，立领配 5 颗铜扣（领扣 1 颗、右襟 3 颗、肚脐位置 1 颗），右衣襟内缝暗袋，既隐蔽又实用。搭配的“缅甸裤”裤头宽大，需左右推叠后用腰带固定，裤腿无侧边缝，便于田间劳作；劳动时扎三角形绑腿，雨天则穿竹壳编织的“者扑”（凉鞋），凉爽耐穿。

民国后，男装逐渐简化为“对襟上衣”，采用平面十字裁剪，胸前缝小兜、腹部设大兜，下摆开衩，纽扣从铜扣改为布结扣，流行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。头饰也随时代变迁：清代男子留辫，以青布缠头防尘防风；民国后改戴顶上有圆孔的“膜严”（小布帽）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平顶直边小碗帽仅在部分老年男性中保留。

（二）女装：细节处见巧思

早期女装为“大襟右衽阑干衣”，衣襟边缘饰黑色条状缋边（俗称“阑干”），依场合不同分“粗花边”与“细花边”——日常劳作穿篾条粗的大条花边，赶圩走亲则穿火柴梗细的小条花边，富贵人家还会在腰间绣如意云头、衣角饰蝶纹。搭配的缋边长裤同样镶 3 条黑花边，与上衣呼应。

20 世纪 50 年代后，女装装饰逐渐简化，阑干消失，演变为“大襟右衽素色上衣”，仅以蓝靛土布制作，通身无纹，仅里襟缝长方形贴袋。妇女配饰颇具特色：出嫁后用青布包头，赶圩时戴编织精细的“顶卡花”（花竹帽），做家务或外出时系“齐裙”（围腰裙），裙带以黑白线织出梅花点；冬天劳动戴“手筒”（无指护手套），保护手背不皴裂。

（三）特殊服饰：仪式感里的文化表达

除日常服饰外，毛南族还有用于宗教仪式的“法服”与丧葬场合的“丧服”。法服中，文角师公穿直身宽袍大袖，早期缀银饰、用钉金绣装饰，后期受戏服影响改为机绣；武角师公则穿束身盔甲旗靠，糅合佛道、巫傩文化，是服饰技艺的集大成者。丧服以白色棉布、淡青黄色粗麻布制作，孝服样式与逝者亲疏相关，逝者敛服需穿单数（先逝者 5 件、后逝者 7 件），入殓时以白布裹身，金属器物不得入棺。

二、装饰艺术：低调中的华丽与祈福

毛南族传统服饰的主服简约内敛，但婴儿背带、婚嫁被面等“特殊物件”却极尽华丽，暗含对生命与家庭的祝福，形成“日常素朴、仪式隆重”的鲜明对比。

（一）织锦与刺绣：指尖上的匠心

装饰手法以织锦和刺绣为主。织锦采用“竹笼提花织锦机”（毛南语称“尼斗跌”），分“三梭法”与“二梭法”——三梭法织形象图案（龙、凤、鹿、蝴蝶等），底纹与主纹交织，呈浅浮雕状；二梭法织几何图案（万字纹、八角纹、团花等），相对轻薄。代表性织锦物件有“那恒哦”（对凤瓶花纹被面）、“那牌”（菱块几何纹织锦）等，其中被面是女子嫁妆必备，20 世纪 90 年代前，娘家通常送 2-3 床不同花样的织锦被面，寓意婚姻美满。

刺绣以“剪纸平绣”为核心，先将图案剪为纸样，贴于布上再施针，绣品边缘整齐、呈浅浮雕状。儿童服饰是刺绣的集中体现：“八仙人物银铃平绣童冬帽”绣满花鸟鱼虫，帽沿悬银铃，既美观又寓意“吓退邪祟”；“猫鼻鞋”（尖头绣花鞋）鞋口绣花草，鞋跟缝舌状布加固，是稍富家庭妇女的配饰。“们



▲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工坊向学员教授毛南族织锦技艺。

经”（镜面背带）以亮片装饰，闪光熠熠，寄托满满祝福与希望。

（二）花竹帽：从劳作工具到“轻奢侈品”

“顶卡花”（花竹帽）是毛南族最具代表性的配饰，以金黄色和墨色竹篾编织，帽顶呈锥状，帽底编菱形图案，帽沿织宽约三四寸的花带。早期为男女通用的劳作工具，20 世纪 50 年代后成为妇女赶圩的装饰，因编织工艺复杂、工价昂贵，堪比“轻奢侈品”，需小心收藏，忌大雨浇淋、日光曝晒。20 世纪 80 年代后，花竹帽演变为民族工艺品，帽花从帽底移至帽面，制作者也从男性变为女性，成为毛南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。

三、制作工艺：从原料到成品的匠心传承

毛南族传统服饰的制作，从原料种植到成衣缝制，每一步都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生活的智慧，其中“蓝靛浸染”“棉麻纺织”“竹笼织锦”是核心技艺。

（一）原料：取自自然的馈赠

布料以自种棉花、苕麻为原料。棉花经轧棉、搓条、纺线、浆线（用白苕浆增加韧性）、织布，制成“衣逗”（土布），幅宽约 36 厘米，色偏灰黄，线迹粗细不均，是判定服饰年代的重要依据。苕麻则经剥皮、晾晒、破丝、搓线，织成粗硬的麻布，多用于制作丧服。

染料以植物为主：蓝靛草（毛南语称“宛”）浸泡后制成蓝靛膏，反复浸染可获从蓝到青的渐变；密蒙花（“哇谷若”）染土黄色，色牢度高，还可用于染糯米饭；红苋菜（“骂布”）染玫红色。固色用粗盐，浆布用糯米浆，处处体现“取自自然、用之自然”的理念。

（二）核心技艺：代代相传的手艺

蓝靛浸染：蓝靛膏加入米酒、草木灰水制成染液，白布反复浸染，次数少则得蓝色，次数多则得青色，民国时期还会用元宝石滚压浸过牛胶水的土布，制成“亮布”，黑亮顺滑，低调中显奢华。

竹笼织锦：织机由木架、花竹笼、提经架等组成，制作需经砍木削竹、拼装机身、编制竹笼、牵经穿筘等 10 余道工序。织锦时正面朝下、反面朝上（“反织”），依靠口传心记的“花本”（系有提花综线的竹笼）控制花纹，一梭一梭织就，一件形象类织锦需数月才能完成。

裁剪缝制：采用平面十字拼合，减少边角浪费，衣身有中缝线，袖子通联，造型直挺。早期用“来去缝”，缝头包边后暗缝，线迹隐蔽；中期用“折边包缝”，边缘厚实；后期改为机缝，但盘扣仍手工制作，数量必为单数（5 颗或 7 颗）。

四、服饰习俗：文化信仰的鲜活载体

毛南族传统服饰不仅是遮体之物，更与婚丧嫁

娶、日常禁忌、民间信仰深度绑定，成为民族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（一）人生礼俗：服饰伴随一生

出生与成长：婴儿满月时，外婆送背带庇佑健康；孩子“缺五行”，需向对应长辈“拜寄”，换取衣物，缝上写有寄名与祝福的红布条；儿童衣物（尤其是背带）不轻易转让，怕“本身”（灵魂）被带走，导致病灾。

婚嫁：姑娘出嫁，娘家送织锦被面作嫁妆，迎亲时举行“叠被仪式”，由子女双全的姑嫂折被，女歌手唱《折被歌》，“新织锦被红彤彤，金龙绣在锦被上”，寄托对新娘的祝福；新娘进门时用背带蒙头，寓意“避邪纳福”。

丧葬：逝者穿新制敛服，入殓时用织锦被面蒙住“天地君亲师”神龛，棺木上路前盖织锦被面；下葬后择日“烧衣”，将逝者衣物烧予阴间，近年多改为“象征性烧衣”，留存部分衣物作纪念。

（二）日常禁忌：细节中的文化认知

毛南族对服饰有诸多禁忌：“裤不过头”，忌从裤裆下钻过、将裤子套头上；“笠不进屋”，无论斗笠还是花竹帽，进屋前必须摘下，认为“屋内戴笠会变矮”；织锦前牵经忌说不吉利的话，织娘们边梳纱边学“吁、吁”声，盼纱线“听话”；织娘去世后，织锦机需拆除，怕其“魂归操机”惊扰家人。

五、文化交融：在互动中传承的民族特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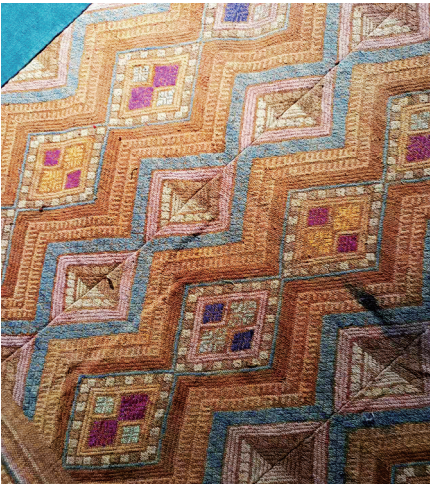
毛南族与壮、汉、仫佬等民族长期杂居，服饰文化既保留本民族特色，又吸收周边文化元素，呈现出“区域共性与民族个性”的统一。

主服中的“阑干衣”“琵琶襟”，是清末民初桂北、桂西地区的流行款式；背带以“田字格”为基础，与邻近壮族背带样式近似；织锦则与环江水源镇壮族、贵州荔波布依族织锦共享“桂西北壮侗支系织锦风格”，几何纹样、提花技艺一脉相承。如环江驯乐乡布依族团花织锦背带与下南乡毛南族织锦背带，虽整体花纹相似，但菱形格纹细节各异，体现“交融中存差异”的特点。

如今，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，毛南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日常，但在民间艺人与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，织锦、刺绣、花竹帽编织等技艺正被重新发掘——年轻织娘复刻“对凤瓶花纹织锦”，学者整理服饰习俗，博物馆收藏传世实物。经挖掘整理与传承发扬，先后有“竹编（毛南族花竹帽编织技艺）”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、“毛南族织锦技艺”入选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、“毛南族服饰制作技艺”入选河池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……这些一针一线织就的服饰，不仅是毛南族的文化遗产，更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，在新时代续写着民族记忆的新篇章。



▲ 毛南族梅花云雷纹织锦背带。



▲ 毛南族黄地菱块几何纹织锦被面。



▲ 毛南族八仙人物“露明”式背带。